

丁之一 法书跋尾

法书跋尾

目 次

1. 宋枣木本《兰亭》跋
2. 宋游丞相藏定武《兰亭》卷跋
3. 北宋拓唐摹《十七帖》跋
4. 两纂轩旧藏《十七帖》跋
5. 智永真草千文真迹跋
6. 水拓本《瘞鹤铭》跋
7. 又
8. 隋丁道护书启法寺碑跋
9. 《温泉铭》残卷跋
10. 贺秘监《草书孝经》跋
11. 九成宫跋
12. 宋拓道因法师碑跋
13. 明拓大达法师玄秘塔铭跋
14. 明拓雁塔本《圣教序》跋
15. 王居士砖塔铭跋
16. 《破邪论序》跋
17. 颜文忠公墨迹跋
18. 旧拓《八关斋会报德记》跋
19. 宋拓颜氏《干禄字书》跋
20. 宋拓颜鲁公《画象赞》跋
21. 《论坐帖》跋
22. 又
23. 旧拓《中兴颂》残本跋
24. 臧怀恪神道碑跋
25. 大字原石《麻姑仙坛记》跋
26. 旧拓《离堆记》跋
27. 唐馆本《金刚经》跋
28. 唐人书《观音多心经》残卷跋
29. 敦煌写本曹夫人赞跋
30. 敦煌写本曹议金四疏跋
31. 敦煌写本曹元深施舍疏跋
32. 敦煌写本《曹良才画象记》跋
33. 敦煌写本曹仁贵《仲秋状》跋
34. 敦煌写本陈彦□等献物牒跋
35. 范文正公与尹舍人二帖跋
36. 苏文忠公诗卷跋
37. 东坡书《黄州寒食诗》卷跋

38. 宋拓巴州东坡苏公帖跋
39. 宋拓苏帖跋
40. 北宋拓《丰乐亭记》跋
- 41 又
- 42 大理相国高泰明写经跋
43. 朱文公《论语集注》残稿跋
44. 朱文公书《易系辞》刻本跋
45. 又书黄中美神道碑跋
46. 宋岳倦翁书《宸翰录》卷跋
47. 宋拓《汝帖》残本跋
48. 《甲秀堂帖》跋
49. 《甲秀堂帖》周秦篆谱复刻本跋
50. 庐江陈氏《甲秀堂帖》原刻残本跋
51. 《绿筠窝帖》跋
52. 《澄清堂帖》跋
- 53 宋拓《越州石氏帖》跋
54. 玄悟老人草书《心经》跋
55. 存复斋朋旧投赠诗文集册跋
56. 元人《吴姬秋织图》册跋
57. 罗文恭公诗简册跋
58. 罗文恭公临古书轴跋
59. 吕泾野先生诗册跋
60. 方正学《忆钓舟诗》册跋
61. 明成祖写经跋
62. 明倪文僖公《奉使朝鲜倡和诗赋》卷跋
63. 七泽卷跋
64. 戚武毅公诗卷跋
- 65 《左髻县阳王仙师遗言》册跋
66. 董文敏临诸家书册跋
67. 董文敏公书张元弼诰跋
68. 宋克书《急就章》真迹残本跋
69. 高忠宪公手札草稿跋
70. 沈忠愍公诗册跋
71. 杨忠节公书轴跋
72. 黄忠端公《山中杂咏》诗册跋
73. 周忠介公尺牍跋
74. 沈摩青先生手简跋
- 75 乔将军诗翰卷跋
- 76 史忠王公父从质母尹氏诰轴跋
77. 瞿忠宣公墨迹跋
78. 赵忠毅公诗翰册跋
79. 又诗翰卷跋
80. 乔忠烈公诗翰卷跋
- 81 明封琉球国王尚丰敕跋
82. 《明光禄寺少卿张公罗彦传》卷跋
83. 周端孝血疏贴黄跋
84. 破门上人草书跋

85. 徐贯时诗翰卷跋
86. 明拓《王徵君口授铭》跋
87. 孙夏峰先生墨迹册跋
88. 顾亭林先生自书文册跋
89. 李介节先生墨迹册跋
90. 《沈孝子写经葬亲》卷跋
91. 陶密庵先生诗卷跋
92. 澹归上人诗卷跋
93. 陈文贞公遗囑卷跋
94. 王文简公诗卷跋
95. 袁忠节公手札跋
96. 杨和甫先生遗墨跋
97. 跋自临□朝侯小子碑
98. 跋自临汉甘陵相残碑
99. 跋自临孔宙碑
100. 三岛中洲《王文成公铜像
记》卷跋
101. 又《字号说》卷跋
102. 吴太史《王文成公铜像
记》卷跋

法书跋尾

1. 宋枣木本《兰亭》跋

此枣木本《兰亭》，前十馀年出巨鹿宋故城中。两面刻，阳面为唐人双钩本，凡三十行，首行署“兰亭”二字，下注“唐人双钩本”末行署“乾符元年三月”文中第三行“少长咸”三字，第八行“欣俛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十一字，均双钩未填廓，案其书势，盖欧、阮、支裔也。阴面刻柳临本，亦三十行，首署“兰亭前序”，后署“公权”二字款。木质坚好，无损，至为可珍。巨鹿故城，于宋南渡时，为水所陷，十年前，土人治地，发现旧市廛遗迹，得陶器甚多，木质品有北宋时抵当库木札，墨书如新，今存予家。此板则归定海方药雨太守。赵文敏《兰亭序跋》谓，宋渡南时，士夫家有一本，此其一矣。药雨珍惜甚至，拓朱墨二本赠予，爰付装池，而书其末，以示世之考榷帖者。

《车尘稿》

2. 宋游丞相藏定武《兰亭》卷跋

光绪戊申二月，景张先生出示游丞相藏兰亭二卷，及秦方量，并为海内重宝，此卷又为游氏所藏诸本之冠。近日定武本之存人间，若赵子固落水本，汪容甫本，皆漫漶如在云雾中，此本精

朗如新，锋棱缔构，一一可见，不仅为龚氏世宝之冠，当推传世定武本第一。上虞罗振玉敬观于京师永光寺中街龚氏邸。

此卷旧藏王壮愍公许，公时方开藩吴中，赭寇之乱方炽，公特造契兰馆以贮之。此语闻之先大夫。先大夫并言，壮愍死事浙中，此卷殆已入劫灰。今是卷僂存人世，而先大夫弃养则已再逾岁矣。展观此卷，曷胜感咽。四月十六日，罗振玉再敬观题记。

《贞松老人外集》

3. 北宋拓唐摹《十七帖》跋

右军《十七帖》，传本至多，玉平生所见，不下四五本，而以姜西溟先生所藏此本为第一。此本在国初，知名海内，载人王渔洋《居易录》用粗麻纸拓，墨黑如漆，丁龙泓先生跋谓，纸是秦中捣麻，墨是上党松烟，唐拓无疑。细审之，当是唐拓北宋拓也。此本较邢子愿本，多不同。邢本《胡母氏帖》后“五帝以来备有画”，此本则《胡母氏帖》后乃《吾有七儿一女帖》及《谯周有孙帖》。此本敕字上画中段皆渴笔，邢本则但边际微渴；此本僧权二字全阙偏旁，邢本则人旁木旁均不缺；又邢本所缺之字，此本皆有之；是此本之为唐本，审矣。册之首尾题名，及跋尾尺牋，凡四十家，国初诸名宿，如祁止祥、王烟客、朱竹垞、王新城、吴梅村、阎百诗、曹秋岳、钱饮光、王于一、何义门、徐健庵、立斋、曹顾庵、陆冰修、吴莲洋、杨大瓢、陈香泉、孙退谷、汪舟次、徐坛长等，诸人具在，乌得不秘为鸿宝乎！

《贞松老人外集》

4. 两景轩旧藏《十七帖》跋

晋人正行书，皆从分隶出，虽右军变法出新意，然仍多存隶

笔。至宋王侍书摹秘阁帖，一以圆 嫩 出之，非复晋人本来面目。传世《十七帖》不一本，此为吴平斋两爨轩旧藏，锋棱具在，与姜西溟本同出一源，山阴真面，于此尚可窥见，他本不能及也。己卯秋，罗振玉观并题记于扶桑町寓居之七经堪，命孙继祖书。

〔校记〕 载《雪堂剩墨》 据日本《书论》（1981年19号）所影本录。

5. 智永真草千文真迹跋

宋人言永师手写《千文》八百本，今传人间，有关中石刻，清俭殊甚，尝见宋拓本亦然，但略腴泽耳。往客金阊，闻元和顾氏藏墨迹一本，托亡友费杞怀编修为介，谋一见，未逾月，编修遽卒，竟不果斯愿。寻得见传刻本，则较陕刻为丰，乃拙而不健，意尚非出永师手。后于东友小月简斋许，得见此本，则多力丰筋，神采焕发，非唐以后人所能仿佛，出永师无疑。昔贤评右军书势雄强，永师传其家法，固应尔尔。此不但可压倒关中本及顾氏所藏，且可证宋以来官私法帖右军诸书传枕之失。亟写影精印，以治好古之士，即此以求山阴真面，庶几不远，岂但供临池之助而已哉！宣统戊午二月既望，雪堂退翁罗振玉书。

〔校记〕据刊本手迹。又载《后丁戌稿》，题“智永《千文》跋”，“竟不果斯愿”无后二字，“非唐以后人所能仿佛”“能”作“得”，“出永师无疑”“无”前有“手”；“庶风不远”作“庶几其不远乎？”无下句。

6. 水拓本《瘞鹤铭》跋

鹤铭善本，传世最罕，予求之三十年，始得汪退谷旧藏水拓，不知其泐少半本，快然自足，以为不复能得第二本矣。去年游沪

读，金君颂清复为予得此本，乃吾乡大瓢山人旧藏。文后 彖岳徵君之岳字，诸家考释，皆仅见岳字下半之山字，此则上半，朗朗可辨，可证诸家考释之失，与退谷本各有胜处。不忍自秘，乃影照精印以传之。戊午十二月，上虞罗振玉，书于海东寓居之四时嘉至轩。

〔校记〕 据刊本手迹。

7. 又

《鹤铭》水拓本，平生所见，以尤水村所藏王弼州五十二字本为第一，墨黝如漆，笔锋颖锐，若不可手触，后有魏国公印，乃半闲堂遗物。此外所见，大半出水后拓本，偶见水拓，亦粗劣漫漶，二十年来，所遇皆如此。此本为吾乡杨畊夫旧藏，楮墨精善，用笔颖利处，犹可见，为水拓最善之本。文后 彖岳徵君之岳字，诸家考释皆仅见下半山字，此则岳字上半，朗然可见。岳字全者，曩见江都成沂藏本，今又见此，未见第三本也。戊申十月。

《贞松老人外集》

8. 隋丁道护书启法寺碑跋

自阮文达公倡南北书派论，谓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南派由锺卫及义献僧虔，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锺卫索靖至丁道护等，以至欧诸。此论既出，当世莫不宗之。予以为时有先后，书有工拙，则有之；而谓南北分派，则未允也。因时有先后，故刘宋之 爨龙颜碑、刘怀民墓志，与元魏之中岳西岳两灵庙碑，书势正同 爨碑立于大明二年，刘志在大明八年，灵庙碑立于大安二年，相距不出十年，而与梁之始兴忠武王碑、魏之刁惠公墓志则异 萧碑立于普通二年，刁志在逊平二年，相距仅六年，因楷

从分出，在先则楷少分多，后则楷法渐备，阅岁六十，故尔相差，而同在一时，南北固无别也。因书有工拙，故同时同地之龙门石刻，其出拙工之手，如正光孝昌数十字之小造象记，拙陋如彼，而出于士夫之皇甫度石窟碑，则工妙如此。石窟碑大似南朝诸刻，而梁之慧影造象，反与龙门拙工之作正同，此为工拙之分，亦非南北有异。予意自东晋至隋唐，中间二百余年，楷法实以渐进步，逮隋而大成，初唐之欧虞褚薛，皆生于隋代，丁道护与诸贤同为楷法宗匠。必以丁欧为北派，伯施为南派，殆非通论矣。丁道护书名恒赫当时，而宋时著录，仅启法寺一碑，而此碑拓本，自贾相藏后，屡经世变，孤本幸存，若有鬼神呵护。予故不惜远道邮寄海东，选工精印，视原本不殊铢黍，以传之艺林，并记楷法至于隋唐而始大成，书法非因南北而有同异，以订正文达之说，并愿与宇内宏达共论定之。甲子仲夏，上虞罗振玉，书于津沽寓居之磬砚斋。

〔校记〕据《松翁近稿》。刊本手迹，“自贾相藏后”作“自一德口天阁中”。

9.《温泉铭》残卷跋

此铭无题目、年月、书撰人姓名。文骈丽可喜。作者自称朕，而字迹颇似《晋祠铭》，圆劲流丽则过之，中间民字基字均未缺书，故知为唐太宗御制御书。其文，《太平御览》及《全唐文》与诸类书中均不载。细绎文旨，乃颂温泉，故知为《温泉铭》。宋人《宝刻类编》载《温泉碑》，太宗撰并书，题额为散隶二字，曰“贞观”，《金石录》及《通志·金石略》并有太宗《温泉铭》，《墨池编》有太宗撰及书之《温汤碑》，称名虽各殊，殆均即是碑矣。纸尾有墨题一行，曰“永徽四年八月三十日，围谷府果毅见下缺”，藉知为初唐拓本，真人间之墨皇也。上虞罗振玉。

〔校记〕 据《敦煌石室碎金》本。又载《贞松老人外集》题无“残卷”二字。

10. 贺秘监《草书孝经》跋

贺秘监书，传世至少，今日石刻之存者，惟吾越《龙瑞宫记》寥寥数十字耳。史称其传右军笔法，恨不得多见其笔墨。乃于海外忽得此本，竣拔婉秀，更在孙虔礼上。执此上窥山阴，殆不难由门户而升堂奥，可宝也。墨迹存日本宫内省，此刻本，亦宫内省所藏，民间传拓极稀。曩拟影摹上石，以广流传，乃力量绵薄，不偿此愿。久秘筐中，得无罪过。

以下并《贞松老人外集》

11. 九成宫跋

信本《九成宫醴泉铭》，宋拓善本至少，平生所见，号称宋拓，不下十馀本，然或为秦刻初，否则拼配墨填。往山左吕尚书以二千金得翁阁学士藏本，阁学手题数千言，谓某字后配，某字描失，其实阁学所举，不逾三之一，未举者尚不少，世俗重前贤题识，往往不加审察。此本为沈璿宫保所藏，字画腴厚，为宋拓之佳者，固不待前人题识，可以断定。虽册首有刘文清题记，固不以此加重也。至有剪失之字，殊可惜，古拓固恒有之，不足为病。戊辰十月借观，并题。

12 宋拓道因法师碑跋

得此本之次年，得见道州何氏藏本，有元翰林院朱记者，题宋拓本，中“冰释善逝”四字已损，则此确为宋拓。沈庵以为明初

本者，非矣。千戌春。

13. 明拓大达法师玄秘塔铭跋

大德法师塔铭，明初精拓本，锋颖具备，视近日新拓之！弱僵直者，判若霄壤，殆五百年佳拓。若张叔未等诸老见之，又题为宋本矣。光绪乙巳八月。

14. 明拓雁塔本《圣教序》跋

右雁塔本《圣教序》明拓本，为刘子重先生旧藏，后为 鳌屋路山夫丈 伋所得，山翁身后归于予。近日鉴赏家言，是碑“圣教”缺而复全之“圣”字未改刻者，为宋拓，记内两治字所从之口，末画未穿者为明拓；三玄字末笔未改凿者，为国初本。今此本两治三玄并完好如旧，纸墨亦精，洵明拓之佳者。小窗静对，快幸无似！癸卯正月。

15. 王居士砖塔铭跋

王居士砖塔铭，出土未久即佚，海内所传，皆复本也。世人皆谓陕库本为原刻，然其阴刻宋东坡诗，唐志固无阴刻坡诗之理，其为复本无疑。乃今人得陕库本“说磬”尚存者，已矜为难得，原石传世之难得，可知。此为洞庭叶石君藏本，精彩四射，与传世出于重摹者迥异，人间孤拓，平生未见第二本。爰精印以传艺林。己卯秋。

16.《破邪论序》跋

虞伯施书《破邪论序》，玉以为假托。观伯施官衔书“太子中书舍人”，考之《唐书》但有“太子中舍人”，无所谓“太子中书舍人”也。然书迹精妙，要出唐贤手，非宋人所能及。此本毡拓极旧，张叔未藏本“中书舍人”下多“吴郡”二字者，与此本正同。张氏所藏，乃不全本，此则首尾完具，尤可宝也。光绪癸卯正月。

17. 颜文忠公墨迹跋

颜鲁公墨迹四种，一《送刘太冲叙》二《蔡明远帖》三《文殊帖》四《春田诗帖》为鄞县李眉生方伯旧藏，予于光绪己亥，得之沪上。《刘太冲叙》，古今记录颇不一说，米南宫《书史》言，此帖碧笺书，乃王钦臣故物，为唐垌所得，叙中“将才不偶命，而德其无邻”十字被剪去，以之殉葬，或谓密为王诜购去，此一说也。董香光《容台集》称此叙绿笺书，为辽东李帅所藏，《画禅室随笔》又云，真迹在长安赵士桢家，孙北海《庚子消夏记》云，墨迹旧在中书赵士桢家，后归关中南宗伯，宗伯没，其邑中举人东荫商得之，复归之南氏《金石录补》载王山史云，此叙真迹在宗伯南子兴先生处，后归东氏，此又一说也。刘公馥《七颂堂识小录》又谓，真迹在合肥王思龄纳言家，则与董孙所言又异。今以真迹与各刻本互校，并参以诸说，则不合殊甚。米说谓叙中剪去十字，今证以石本及墨迹，均不缺损，与米说大异，不合一也。米孙董诸家并言叙用绿笺书，今此真迹实用白麻，唐人书迹，亦未闻用碧笺，不合二也。宋《淳熙秘阁续帖》曾刻此叙，若如米氏殉葬之说，则此叙已绝于天壤间，南宋时何从抚勒？而秘阁本十字未损，与米氏十字剪去之说亦违。是以秘阁本与米说校，已相牴牾不合，三

也。此叙刻本，除《秘阁帖》外，有庆元己未碑本在溧阳，董氏《戏鸿堂帖》本，今取三本互校，庆元本与董本并缺首行“刘太冲彭”四字，而阁本与墨迹则完好无缺。又叙中“超升等弟”之弟，阁本与董本并作夷，庆元本与墨迹并作弟，是庆元本与阁本虽同出南宋，而所据已非一本，董 枬略同庆元本，而“何以等夷”字反与秘阁本同。今以真迹校阁本丝毫不爽，似即为《秘阁帖》据以 枬勒之祖本，然何以又有“等夷”“等弟”之殊，尤不可解，不合四也。

《庚子销夏记》言，国学所摹，与赵氏真迹，文字及书法均小异，疑世不止一本。王 翥林《虚舟题跋》亦以秘阁本与后世刻本不合，谓唐人善钩摹，此叙必有别本，是此叙诸本多不合。孙王二氏，均已知之已言之，而莫由取决。予以诸刻并几互校，知淳熙本远胜后来诸刻，自是真本，从此真迹出，他本悉出传 枬。而等弟字，秘阁本亦作等夷者，殆因当日奉诏摹勒，诸臣不学，以一句中复弟字，遂臆改为夷。此说虽似武断，果以真迹与阁本及诸本互勘，则此本为淳熙祖本，当信为坚确不移之论矣。至真迹有龙跳虎卧岳峙渊渟之妙，后来诸本，庸劣失真，有目者自能知之，不待繁言也。又《蔡明远》及《文殊帖》曾刻入《忠义堂帖》蔡帖又刻入《快雪堂帖》，今校以墨迹，知忠义堂本蔡帖乃从此本摹入，快雪又展转传 枬 笔意尽失而《文殊帖》取忠义堂刻本与真迹相比校，则字形大小既殊，笔法迥别，庸俗怪诞，全出臆造，是此真本，彼摹勒时，未得寓目也。《春田诗帖》无刻本，著录家亦未言及，末行不署款，然为鲁公真迹无疑。黄氏辑本《鲁公文集》载此诗，题为《重送横飞李廌之别号联句》首均李 颀作 次均鲁公作 末均清昼作。此帖第四句末夺一字，以集本校之，乃西字也。此册归予且二十余年，宝之如护头目，往者赤县崩沦，仓皇避地，亲携渡海，幸未如赵德父静治堂中诸物之一时顿尽。东渡以来，所藏多斥鬻以充薇 蕨之资，惟此册当白头相守。并书其源流，示后世子孙永宝毋失。

18. 旧拓《八关斋会报德记》跋

颜太师书刻，予搜求且五年，于诸碑多得善本，惟此记及元次山碑，苦无佳拓。今年苦雨，秋稼不登，斗米值千馀钱，老友路山夫大令出此易米，亟以白粳五石易之。夜起展观，鸡鸣与雨声，都不复闻，想老友亦得三月饱食，忻快何如！光绪乙酉九月。

此雍乾间拓本，凡与近拓不同之字，皆加小印识之。甲子春检付颐儿学书，又记。距乙酉题字，四十年矣。

以下并《贞松老人外集》

19. 宋拓颜氏《干禄字书》跋

颜鲁公《干禄字书》蜀石本，今残泐已甚，旧本至难得。嘉兴钱氏《曝书杂记》载，金桢门先生有旧藏本，卷末勾咏跋，今存一百七十馀字，阙文凡三百馀字，金本则首尾完具云云。此本为鳌屋路山夫丈苇西草堂旧藏，与金本相伯仲。校以近拓，第一石计五列，今本第五列三十五行，每行皆泐下半，此本则仅中间十六行，每行损末一字或二字，计泐字才二十馀。第二石计六列，今本仅五列，而第五列之下半泐其半，勾咏跋存上半二十三行，得字一百三十有九，视钱氏所记，又泐三十馀字，此勾跋共五十八行，存字四百九十有四，视今本多第六列。增字三百五十有五。苇西翁珍惜甚至，署为宋拓，光绪己亥夏，以归予，予虽不敢遽定为宋拓，然确是五百年间物。重以亡友故物，儿子辈当宝藏之。丁未九月。

20. 宋拓颜鲁公《画像赞》跋

《画像赞》今日传世者，为凌县 郯城两复本，凌县本虽差善，然僵直无味，神韵全失。此乃宋拓本，墨黝如漆，疑是北宋拓，因此碑南宋已漫漶也。鲁公书此碑时，悉用右军法，而于和婉中露刚介不屈气象，则为鲁公本色。与鲁公所书他碑较，则大似宋广平碑，虽大小肥瘠不同，而婉曲矫健则一。回视复本，直尘土耳。册有伊墨卿、吴荷屋诸先生鉴赏印，殆伊吴诸先生旧藏也。壬寅除日，得于沪渎，摩挲竟夜，为之不寐。

21.《论坐帖》跋

此两罍轩旧藏，吴平斋氏谓，是三百年前旧拓。然审其楮墨，实宋拓也。予向藏南汇沈氏本，有明人彭务敏跋，定为敝斋第一，及得右字下半之口未 泐本，因降居第二。今以此本校前二本，则此本锋颖如新，用笔及使转处，朗然可见，觉前两本直是石上刻字，但见笔画耳。宋拓之可贵如是。丁未九月。

22. 又

鲁公《论坐书》，善本罕遘。世人以右字之下半口字不泐为宋拓，亦未尽然，要在使转挫顿，朗然如出自手书者，乃为佳耳。寒斋有张瘦铜先生藏本，覃溪阁学题字千馀，考其波磔点画，细极毫发，与所作《兰亭考》正同。玉尝合旧拓十馀本校之，知所考仍多未合。此本为穀甫副宪所藏，楮墨俱古，毡拓精善，望而知为数百年物，至可珍贵。壬戌仲冬，同客春明，出以见示，谨志眼福。

23. 旧拓《中兴颂》残本跋

《中兴颂》善本至难得。此残本，乙巳春，得之虞山史氏，絮以近拓，不但残泐处无损，且鲁公用笔之意了然可睹，为国初濡挽无疑。予于鲁公书碑，多得善本，今复得此，欢喜无量。四月下瀚。

24. 臧怀恪神道碑跋

颜太师所书碑，玉平生所储殆备，且多得善拓，惟臧怀恪神道碑，求之二十年，不得善本。今年夏，于亡友邱君嵩家，得其所藏刘子重专祖斋本，比返京师，又得此本，乃法梧门先生旧藏，末有“运昌”“时帆”二小印，运昌乃梧门先生初名也。此本与专祖斋本，纸墨均三百年物，拓法虽非至佳，在今已不易得矣。丁未六月。

明代拓工，喜用浓墨，字口往往为墨所掩。若此拓用今日扑墨法，其精妙当何如耶？然视南宋用粗墨厚拓，已较胜。

25. 大字原石《麻姑仙坛记》跋

玉平生见大字《麻姑仙坛记》凡二本，一沈均初旧藏，今归武进费氏：一为吴平斋旧藏，三年前在费西蠡坐上见之，议价尚未成。均为原石旧拓。前年秋，又见此本，亟购得之，以较前两本，墨色略淡，而神采焕发，则无殊，为之惊喜欲狂。考鲁公书碑，此石镌勒最善，笔笔生动，不异于毫素间见之。昔人谓《家庙碑》乃家僮刻石时修改笔画，使整齐圆到，大失真相，斯言殆非诬也。玉平日最嗜颜书，所藏鲁公碑刻，于《多宝塔碑》《画象赞》得宋拓本，

于《干禄字书》《郭家庙碑》《论坐帖》二祭稿得元拓本，于《八关斋会报德记》《家庙碑》《元次山碑》得明拓本 古缘不浅 又得此本，差可自豪矣。所恨腕下有鬼，学公书二十年，不能得万一，对此佳拓 愧 慙愧 慙。

26. 旧拓《离堆记》跋

《离堆记》旧拓本，计残石五，存全字四十七，缺半字七，共存字五十四，今但存残石四，其“ 处置使 人忠贬邵阳太守冬 ”十一字又亡。郭兰石先生《芳坚馆题跋》言，“ 此记存四十四字 ”，知此记嘉道以来，已失去一石矣。此五石尚全，当是雍乾时拓本，可宝也。丁未六月。

又今本“ 尚未 ”之未“ 水者 ”之水“ 虚 □ 江 ”之虚三字，又有残泐，此本尚完好。

27. 唐馆本《金刚经》跋

唐馆本《金刚经》，咸亨四年弘文馆楷书令史任道写，十二纸，而佚其上半。道书法隽婉，有褚薛风。经末题署十二行，首二行写经年月人名及用纸数，次装潢手解集款一行，次楷校楷书任道款一行，次再校三校书手公孙约款二行，次详阅太原寺僧四人，曰大德神符嘉尚，曰寺主慧立，曰上座道成款四行，次判官、少府监、掌治署令向义感款一行，未使官、中大夫、守工部侍郎、永兴县开国公虞昶监款一行。考唐制，诸省部台殿馆局，皆有令史及书令史，或有令史而无书令史，或有书令史而无令史。据新旧史《官志》 弘文馆有令史二人，《唐六典》言 令史、书令史 并分抄行署文书，掌录判校，而写经非其职。意弘文馆文簿清简，且此馆专攻书法，其令史非擅书者不能入选，故特令缮写欤？两